

东经 139° 线

信步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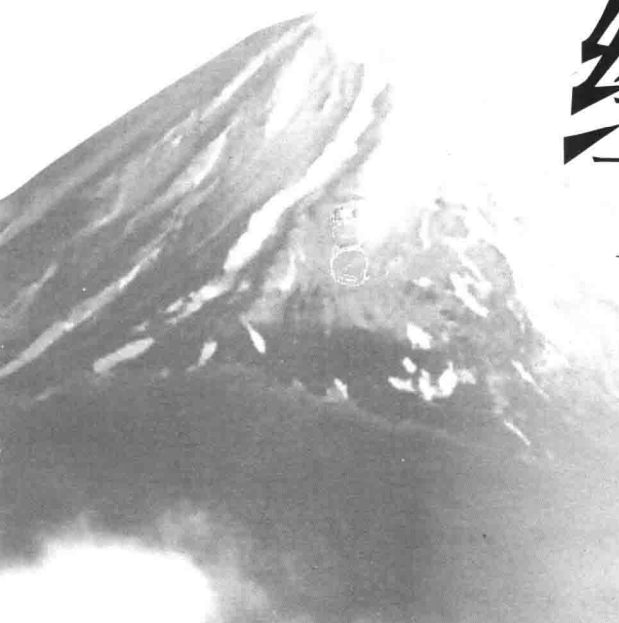
1247.5/2158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东经139° 线

信步
著



777.1/21

责任编辑：易 知

封面设计：冉 达

东经 139° 线

信 步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4 字数 177,000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692-1/I·1368 定价：11.80元

—

苍茫的暮色悄然降临了新宿，凄凉的晚雾不知何时演化成了绵绵细雨，在路面上涂抹成一面薄薄的镜子，倒映出空中闪烁流动着的各种发光体，把这混沌迷乱的世界交织成了一片色彩的狂欢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柯杨漫无目的地在雨中走着，不知不觉跨入了歌舞伎町。

这里人声嘈杂，招揽生意的狂呼乱叫和游戏机旋转的噪音，刺激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。在克摩剧场前的广场上，柯杨站了下来，眯上了眼睛巡视着这片欲望横流，凝聚着爱与憎、喜与悲的街道，一时突发奇想：如果在一个瞬间打开这里所有的窗户，掀去这里所有的屋顶，暴露在天下的会是什么呢？人类的罪与恶？不，也许还有可歌可泣的爱情，什么都有，难以想象。

柯杨孤独地坐在石阶上，陷入了惘然的思绪之中……

这时，一个姑娘打着伞从石阶前匆匆而过，带起了一阵微风。

柯杨的意识猛然惊醒，他抬眼追去，只见姑娘的身影在沉重

的暮霭里已经模糊起来，但她走路的姿态多么像……，千沙！柯杨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。千沙来这干什么？约会？还是在酒店干活？一连串的疑问使柯杨的理智开始狂乱起来。他迅速起身，远远地跟在了那个姑娘的身后。

这行为多么卑鄙！

高傲的心态再一次阻止着柯杨的冲动，但是强烈的猜疑心使他自辩道：不，她不是千沙，千沙绝不会到这里来的。我不过是想确认一下，这不算什么！

姑娘消失在前方的道口。

柯杨急步走去，已看不见人的踪影。交错混杂的酒店招牌，在迷茫的雨雾中散射出点点朦胧的淫靡之色，扰乱着他的视线。忽然，从左侧一面巨大的广告牌上映出了一幅少女的群像，里面竟闪现出一张似曾面熟的脸庞。

这不可能！柯杨竭力排除着某种可怕的预感，缓慢地向前挪去。

是她！这是千沙！

千沙清秀的脸上施着淡淡的粉妆，她望着镜头，不，她望着柯杨，明彻的双眸里流露着无法遮掩的恐惧和不安。

是千沙，没错！

柯杨只觉得被雨浇湿了的冰凉的头颅里涌上来一股热血，他忘记了周围的存在，一个人麻木地、久久地呆立着。雨水遮住了他的眼帘，眼中的一切变得混沌起来，红色的霓虹灯在雨中像流动着的血液，弯曲地爬动着。

多少天来，柯杨为思念千沙夜不能寐。他去过涉谷，可是店长告诉他千沙已经辞掉了“宁静”的工作。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向朋友们打听千沙的下落，为寻找千沙他到处游荡，心灵倍受煎熬。

畜生！柯杨的身体开始颤抖，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，理智渐而崩溃。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像受伤的野兽一样紧盯着千沙的脸，随着口中滚出一阵呻吟般的怒吼，一只铁拳猛然砸向了广告牌。

拳落声起，轰然一响，广告牌仰面而倒。

柯杨在大学时代就是拳击部的主力，虽然久不运拳，但是拳力依然在一般人的数倍以上。

这时，不知从哪个门洞里闪出了个束着小辫，肥头硕耳的男人，他一把抓住柯杨的衣襟破口便骂：“混蛋！哪来的野郎！”

这家伙尚不知柯杨正在火头上，砸了广告牌仍不觉得解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没等他话音落地，一个下勾拳，击得这家伙像团肉弹飞出去二米多远，疼得他嗷嗷叫唤起来。

这一嚷，惊动了四邻。从店里又跑出来两个男人，一左一右架住了柯杨的胳膊，三个人疯狂地扭成了一团……

外面的喧哗吸引了刚换好衣服的千沙，见人们都向店外拥去，她也好奇地拉开了门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柯杨嘶哑的吼声闯入了千沙的耳朵，惊得她浑身颤栗，脑子里变得一片空白。

“千沙，你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”柯杨怒吼着向店里冲去。

在场的人们还未缓过神来，这突然降临的中国人砸了牌子不算，现在又一身蛮劲往店里闯去，店长见状急呼道：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

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柯杨如同一头野牛，狂跳着叫骂道：“狗日的，我饶不了你们！”

店长不明白柯杨在吼什么，他问在场的中国姑娘们：“这个中国人在说什么？”

无人应答。

店长慌乱中一个电话挂给了警察，在警力过剩的东京，不用

数分钟便呼啸着来了一辆警车，带走了柯杨。

站在门后的千沙万念俱灰，无力地瘫倒在墙下。

柯杨被送到了新宿警察署，落到如此地步他已无所畏惧，大不了“强制送还”罢了，只是再也无缘与千沙见面，悔恨与失落，使他感觉到胸部剧烈的疼痛。

警察把柯杨送进了拘留室，不料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几分戏弄轻蔑的口吻说道：“阿哈，没想到哥们你也会造访警察署。”

柯杨定睛一看，原来是“达磨店”里的金子^①。多日不见，他已一改行头，皮士西装套在他的身上，给人一股落入了红尘的感觉。金子哪里还有过去的忠厚之相，他玩世不恭地望着柯杨，嘴角上的嘲笑之意，刺激着所有和他对面的人。

暴怒的柯杨又冲向了金子，警察以为他又要肇事，立刻上来把他架住。

这时，从署长室里出来了一位警部，他慢慢地踱到柯杨面前，浓密的眉下闪着金属般锐利的寒色：“小兄弟，冷静点，这里是警察署，可不是歌舞伎町。如果不合作的话，把你转到法务省，结局是什么你也清楚，强制送还！明白吗？”

金子的嘴里吐出了一声怪笑。

警部线条坚硬的下颚神经质般地抖动起来，他猛然回身，狠狠地用警棍敲了一下桌子，指着金子吼道：“自从中曾根那个家伙让外国人来日本留学以后，我们就没有一天闲过。你们这些中国人，走到哪打到哪，乱串马路，到处吐痰……”

“那也比你们日本人随地拉尿文明得多。”金子冷冷地回敬

^① “达磨店”——日本料理店。金子——金永胜的日本名。

了一句。

“住嘴!”警部一步跨到金子面前:“日本他妈的不文明,是谁请你来的?你们这些中国人,为什么总是喜欢跑到别人的国家来赚钱?!”

“别以为日本人有了一点臭钱就能买到外国人的灵魂?老子还不想待这鬼地方呢,想‘强制送还’就他妈的请便!”

警部操起警棍欲挥向金子,但立刻被部下挡住。他嘴里滚出一连串日本人特有的脏话,外国人虽然很难听懂,可是柯杨知道他已经怒到了极点。

警部一路咒骂着,被部下拉出了房间。

柯杨陌生地看了一眼金子,自从离开语言学校以后,他的语言变得粗鲁甚至有些激烈起来,束缚了金子多年的“忍”字,已被他扔得无影无踪。谁能想象,当初为了解脱金子“自杀行为”般的奋斗方式,柯杨曾苦口婆心,力阻他堕入打工的地狱。可是现在,他却突然感到自己在金子面前变得猥琐不堪。

二人沉默了一回,金子把喝了一半的可乐递给了柯杨:“给,犯了什么法,来到这么纯洁的地方?”

“去酒店了。”

柯杨惭愧地抬起了头,把视线投向了天花板。

金子听罢叹道:“在东京这么个圈子里,要想隐瞒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本来想找个机会告诉你,没想到这么快就……”

“原来你也知道?”

“见到千沙了?”

“没有……,砸了店里的牌子。”

“就这次,你我算殊途同归了。”

“怎么说?”

“我去了中国大饭店，指名要拒绝为中国人服务的荒木伺候我，他以为我不懂进餐的套路暗里耍我，一怒之下用盘子盖了他的帽。”

柯杨闻罢，不由对金子肃然起敬，但又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去那里吃饭呢？”

“我不想待日本了，临走前，想去作一次客人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去欧洲。”

“还做经济亡命者？”

“我厌恶这个地方，厌恶周围的一切。”

正说到此，金子的保证人神情紧张地走进了警署，警部舞着警棍敲打着桌面对他训斥着什么。他是金子哥哥会社中的科长，一个做了半辈子安分守己小职员的好老头。

金子见状，回头对柯杨道：“柯杨，千沙爱着你，以后别来那副清高劲，好好待她，否则我可要带她走了。”

一位警官过来，带走了金子。

隔着玻璃，柯杨看见保证人向金子一个鞠躬：“金永胜君，你就认个错吧，拜托你了！”

“大叔，你请起身，我没有干对不起你的事情。”

保证人一头跪在地上：“拜托你了！”

金子见状一阵内疚，此刻他再也不能为自己辩解什么，两腿一软道：“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大叔。”

柯杨凝视着金子缓缓地跪在老人的面前，一手捏扁了可乐的罐子。

雨，由缓变急，狂击着大地，把新宿的夜搅得越加混沌沌。
远山付了罚金，从警察署接出了柯杨。柯杨跨出门槛，任雨

浇洒着自己的头颅，久久地站在门前，不愿移动一步。

远山等待了一会，搂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两人打着一把伞，缓慢地起步向车站走去。

远山见柯杨情绪低落、神志呆然的样子，于是提议道：“柯杨君，去喝点，消解消解怎么样？”

柯杨默默地点了点头，随远山来到了居酒屋《北海道的家》。远山为柯杨点了他爱喝的日本酒，然后斟满了一杯递给他道：“怎么，还在为警察生气吗？你该感到庆幸，柯杨君。”

“……？”

“日本的警察是全世界最文明的警察，没听说过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我一点不生警察的气，我是恨我自己。”

“为什么？警部告诉我，你今天干得不错，砸了牌子还打了人。我倒觉得你更有过去日本人的风范。”

柯杨张口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。缠绵不断的悔恨，使他依然淹没在难以摆脱的消沉之中。

“咱们不谈今天的事，把话题扯得远一点怎么样？你知道日本人的祖先是什么人吗？有很多学者认为，日本人的祖先是蒙古人，所以日本人乐于习武、好酒，信奉实力主义。你以为呢？”

柯杨情绪低落，哪有兴致与远山议论历史。

远山意在开导柯杨：“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，这历史沉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，所以中国人豁达开朗，包容万象。在日本的外国人中，活得最快活、干得最好的，我看也就是你们中国人了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中国人吃得起大苦、经得住大难，这正是日本人感到害怕的地方。不怕砸了饭碗和日本人干架的，不也是你们中国人吗？”

我丝毫没有责备你的意思，年轻人不火不爆，那才奇怪呢。”

跑堂顶着红帽子，端上了一盘海鲜，殷勤道：“客官真有力，北海道的海胆、宫岛的牡蛎，金银两色、珠联璧合也。”

远山吟味道：“说得好！这酒，再热上两杯。”

柯杨望着盘中物，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声：“可真是珠联璧合。”

远山为柯杨挟了一个牡蛎，然后意味深长地接道：“因为这是自然孕育的生灵。自然直爽、勤奋，不造天地无用之物，自然还一目了然，不像人类那样……”

“先生。”

远山没有顾及柯杨的情绪，干脆一气说白了本意：“我不理解的是，如果你真的爱那个姑娘的话，为什么不直说呢？这是中国人的含蓄？”

“其实在她面前，我隐瞒不住任何东西。”

“柯杨君，你的论文写得不错，可是还该学点表达。”

“我想，我已经告诉她想说的一切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现在必须等待。”

“等待容易失去。”

“这次，我只能等。”柯杨说着，把眼光投向了窗外。

雨，如烟似雾，使夜色变得更加迷茫。但是在柯杨无限至诚的渴望下，那片视野竟奇迹般地变得清纯而透明起来，雨中的行人里仿佛夹杂着千沙的身影，缓缓地向他走来……

柯杨的日记中曾经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：

这是我的小城，自从一个叫千沙的女孩来了以后，窗角下便多了一束淡泊的卡斯米草。一年四季，这草从没有枯

萎过。我现在酷爱这草，当你把一枝无名的野菊插入卡斯米草中，那种跃然而出的秀丽会令你久久地注视着她而不忍离去。

小屋始终是那么温暖、那么柔情，像一张盛满了爱的摇篮。早晨，阳光慷慨地从东面投入三面是窗的小屋；黄昏时，晚霞又从西面洒来，把小屋染得通红通红。

有一天，风雨纷扬吹入了小屋，打湿了那片席子，竟没有给我留下一块安眠之地。夜晚，月光给屋子里染上了一层安详的蓝色，四边静寂无声，只有屋檐下的落水滴滴答答，像秒针在走动。我坐在窗前，聆听着远处而来的脚步声，期待着她走进我的家门，和我一同静读这小屋的夜曲。

……那一夜，风雨再起吹入了小屋，里面的空间之小，竟使屋子里弥漫成了一片雨雾。

两人裸露着身躯，搂抱着沉睡在梦中。

雨飘上了千沙的脸颊，湿润了她的鬓发，突来的凉意使她产生了一阵颤栗和莫名的孤独，她的双手更紧地搂住了柯杨。

柯杨醒了，被雨润湿了的女性的肉体竟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和诱惑，他忍不住抚摸起千沙柔软的肢体，吻着她的颈部和手臂。

千沙在朦胧中感觉到了爱抚，她渐渐地蠕动起自己的身躯，发出了令人亢奋的呻吟……

与千沙同居以后，柯杨似乎感觉到自己沉睡已久的性感得到了复苏，而且他与千沙的感情是那么吻合、那么默契，不用言传配合得如同一个身躯。

两人搂抱着、翻滚着，似乎要撑破了这间小屋。他们忘记了这薄薄的木壁挡不住作爱的狂热气息、他们也毫不在意敞开着

的窗户,任凭风雨像催化剂一般,使湿润的肉体更热烈地燃烧起了爱欲的火焰。

小屋摇晃着,颤抖着……

住在隔壁和楼下的日本人,从屋子里传出的声音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正发生着什么,也许他们认为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的干扰太强烈、太频繁了,因为像这样的风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。

柯杨在日记中这么写道:我只要握住千沙的手、触摸一下她的肌肤,就会引起某种不安与骚动。我们的体内仿佛有着一种非物理性的引力,它超出了意志的控制范围,是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。

二

自那以后,两年过去了。

柯杨在远山教授的推荐下进入了 INC,这是以生产电子医疗设备而著称的大企业。柯杨被分到属于 INC 的专务重田正雄直接管辖的海外事业部。

海外事业部在 INC 的组织构成中,处在十分自由的位置上,它不属于实际业务部门,也不参与 INC 日常的行政管理。海外部的使命是,配合计划部和技术开发部门调查分析市场,研究各国的产业经济政策并作出预测,然后提出报告和立案,供总部及各事业部门决策时参考。海外部的另一项权限是,决定 INC 派驻各国办事处的人选。这项权限,成了海外部与各事业部在行政上唯一的纽带。

正式出勤的第一天,公司特意安排总务科长田中,向柯杨介绍了 INC 的组织概况和一般注意事项,然后他们来到海外部会议室,参加由专务重田主持的简单的欢迎仪式。

重田正雄出身旧日本华族^①,毕业于京都大学国文系。他热爱中国古典文学,拥有丰富的汉学知识。战后家境的败落与贫困,虽然使重田养成了自立自肃的俭朴习性,但是从他威严的仪态和熠熠生辉的银发中,依然可以使人领略到贵族般的遗风。

柯杨在重田的引导下,逐个向海外部成员作自我介绍,当来到一位剃着小平头的部员面前时,对方主动伸出手用中文道:“我姓胡,请多关照。”

胡先生的微笑是那么动人,初次见面,就给柯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代理部长佐藤介绍说:“这是三年前从北京来的胡先生,你们是同乡,业务上有什么事可以多请教他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柯杨紧紧地握住胡先生的手,暗暗庆幸在这里能有一位中国同事。

接下来由重田致辞,他说:“INC 自接受马来西亚的研修生以来,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。日中建交以后,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发展,中国人对 INC 来说已经不是客人和学生,而成为了我们的同僚和朋友。今天,我代表 INC,热烈欢迎柯杨君成为海外事业部的一员!”

在人们的掌声落下以后,柯杨向大家深鞠一躬道:“我一定和海外部的同事们共同努力,为 INC 的海外事业尽我的全力!请各位以后多加指导,拜托大家了!”

^① 旧日本贵族。

专务加重了语气：“今天就此简单地表示我们的欢迎之意。我期待着柯杨君在 INC 中国业务的开发中，起到他人不能取代的作用！”

重田的话带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，也使会场的气氛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细心人可以察觉到，在场的人中，惟独胡先生失去了可掬的笑容。

“业务上有什么问题多请教大家，有谁不耐烦的话立刻报告我。”重田环视众人道：“诸位，我可是有言在先了。”

人们笑着纷纷答道：“哈依。”

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，INC 销往中国的产品种类也日益增加。同时，与中国进行多种形式合作的可能性也在增长，因此，加强海外部中国组的力量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。

其实，在 INC 目前的阶段，海外部有一名中国职员已足以应付业务需要。只是胡先生所起的作用充其量相当于一名翻译和联络员的角色，这是促成重田决意再招收一名中国人的主要原因。他需要的不是一台办公机械，而是能利用日本人无力所及的汉学知识来辅佐 INC 推进中国业务的人。

柯杨经过一个星期的散游以后，对海外部的业务运作已经基本了解。中国业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，还只是刚刚起步。特别是和欧美组的业务态势相比较的话，中国组暂时的轻松乐意，往往成为同仁们羡慕的话题。

按照佐藤的指示，柯杨开始翻阅大量的技术资料，以熟悉 INC 的产品系列。同时，为柯杨新设的计算机终端也已安置完毕，利用这个终端，除了可以了解 INC 在世界各地的业务状况以外，还可以检索由情报机构提供的各国政治经济动态和金融股市的行情。

1989年东欧政局演变以后,日本舆论界便狂热地庆幸着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。并预测 EU(东欧)向欧洲共同市场的推进,将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陆重新唤起新的生机,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必将开始流向更具有“民主传统”和教育水准的东欧。

但是,柯杨从最近的统计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,大多数日本企业仍然把东南亚作为主要投资对象,而对东欧,却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冷淡。二年前,重田曾随日本经济代表团考察过东欧各国,抱着这个疑问,他找了个机会请教了专务。

“新加坡的李光耀曾经给发达国家作过这么一道算术题:东欧及中部欧洲的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人,平均收入是欧洲共同体三亿二千万人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,再有二十年三十年便可以达到 EC(欧洲共同体)的水平。而亚洲,即使除去中国也有五亿人口,以日本的 GNP(国民生产总值)来衡量的话,台湾是日本的四分之一,韩国是日本的六分之一,东南亚国家是日本的十分之一。可见其产生飞跃的能量是多么巨大。如果再加上中国的话,其数目就是压倒性的了。全世界的 GNP 将因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……”重田说到此,把手中的烟似火箭般往上升去。

柯杨会意地笑了,他颇有感触地说:“从资料的数字上看,对李光耀的算术题,也许日本人比谁都理解得更好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李光耀的算术刺激了日本人征服市场的本能。”重田点燃手中的烟,深深地吸了一口,转而告诫道:“柯杨君,别忘了大藏省还策划着在亚洲建立日元经济圈,与美元南北抗衡的计划。”

柯杨则不以为然:“那是小说里的故事。”

“不,那是日本官僚的野心。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吧?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改订版。”

“专务,此话当真?”

重田意味深长地引开了话题：“十年以后再验证吧。”

“十年以后，那就是 21 世纪了。”

“是的。我们今天所作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下个世纪。”重田说着，拿起了案机上的《亚洲经济论坛》，递给了柯杨。

柯杨接过杂志，掌中忽然产生了一阵异样的感觉。啊，他触摸到了一个人的脑袋——福泽谕吉。

早在 1860 年，日本维新运动的启蒙先驱福泽谕吉在去欧洲途中经由香港时，看到被英国人役使的中国劳工后感叹道：日本也应早一天像白人那样能够任意傲慢地支配中国人。日本人对欧美文化的崇拜与有色人种的劣等感，使福泽谕吉回国以后便大肆鼓吹“脱亚入欧”。而且，在日本人疯狂追求西方物质文明的道路上，他们不但用西欧的尺度重建了自己的价值观，还毫无愧色地向国际社会宣称，大和民族的遗传因子也发生了演变。

为了解除日本国民“矮个短足，细眉平鼻”的自卑，1979 年 8 月 7 日，一家著名的新闻社扬言道：……与 26 年前相比，日本人的鼻高和椭圆形鼻孔有了大幅度的增长，这不仅证明了国民生活水准的上升，也意味着更加接近于西洋人的脸型。

呜乎！

1986 年，日本加入发达国家“白人俱乐部”以后，就有一位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发表了“再见——亚洲！”。他向日本政经界进言道：必须停止向亚洲各国的投资，因为这些国家对日本不抱有任何感激之意，而仅仅持有猜疑之心。可是不久，G5 财长会议通过了日元升值宣言，这使日本无可奈何地再一次被迫回首亚洲。

而现在，当福泽谕吉的子孙们重新抉择自己的进路时，他们选择了亚洲。显然，日本人对亚洲和中国的存在已经有了更“明